

● 香港新派武俠小說

劍氣千幻錄

● 金庸



劍氣千幻錄

金庸 著

下冊

中國新聞出版社

一九八九·六



剑气千幻录

金庸 著

中国新闻出版社出版发行
(北京海淀区白石桥路42号)

山东鄞城印刷厂印刷

*

787×1092毫米1/32开本印张：40 字数：740千字

1989年6月第一版 1989年6月第1次印刷

ISBN 7-80041-204-0 / I · 38

印数：1—50,000 册 定价：15.80元

第卅五回 豪气冲霄葬身何处 秋风流水劫运今朝

罗淑英一迳离开西安府，她曾经回家一遭，却是在晚上人静之时。

她几乎踏遍了家中每一间房子，却没有人是她认得的！四十年来的变迁，老的都逝世，而年青的也衰老了。加之在睡眠中，她更认不出那些人的样子。不过，从厅堂上挂着的旧日字画，却证明这儿依然是以往的罗家。

她在—对年老夫妇的房间中，拿了不少银子，以作为路上盘缠。她很疑心这对老夫妇是她的兄嫂，可是，她终于没有叫醒他们。

不久，她由一些江湖传说中，追寻到钟荃的下落，便—迳追到京城。

她没有在客店歇宿，这是一来她身上的银子有限，二来她不想和那些凡夫俗子说话。于是她顺脚走进一座极宽敞的后花园中，其中亭榭楼阁，也不知有多少。便随意在一座没人居住的阁楼上歇脚。那知这里正是和坤相府的后园。

这天晚上，她先到万通镖局走—遭，却没有探出什么。

回来时，忽见前面一条影子闪过，欻忽已出去老远。

她被就位夜行人身手之快，触动了好奇心，立刻施展轻功，衔尾而追。

一直在西城那边，那人影在一处屋宇隐没，她连忙追上窥探。

只见那是一座大宅的偏院，小厅上灯火犹明，一声清脆的下棋声传进耳中，那儿赫然有三人，两个坐着的正在下棋，一个是个面色血红的老者，灰白的头发松松散散，相貌甚是堂皇威武，虽然是坐在圈手椅中，但仍显见身材极是魁伟。

另一个却是个三旬左右的文人模样，眉宇清秀，两边额角极深，显然是喜作深思之士。

那站着的人最是年青，一袭长衫，一柄摺扇，使人但觉儒雅风流。可是那双黑白分明的俊眼中，却隐隐有一种威棱光芒。

她知道这站着的少年书生，便是所要追的人。此时一见他竟是这种装束，而且年纪又是这么轻，不由得大为骇异。

眼光移到那位红面老者脸上，心中猛然一动，讶想道：

“这老人面红得异乎寻常，似是中了天地间某种奇毒光景！哎，他动作之间与及勉强收束住的眼神，显然是精气已竭，只怕过不了今晚。”

中年秀士苦思良久，举手拈子，“叮”地微响。那红面老者忽然豪迈地大笑道：

“这一子妙绝天下，我这一绝，已得传人了——”

那位中年秀士起身恭谨地施了一礼，红面老者转面顾视，后面的少年书生连忙绕出前面，朗声道：“师父，陵儿在这儿——”

红面老者点点头，道：

“今晚你来得正好，否则咱们恐怕没有见面的机会了！”

少年书生和中年秀士都不敢作声，似是早知道他言中之意。

那红面老者依旧那末豪迈地宏声道：

“我生平所为，悉随心之所欲，俱可称快一时！可是，当我做完那些事之后，痛快之中，仍然不免有空洞之感。想不到临终之时，眼见两种绝技有了传人，方知道这才是真正的快事——”

他的豪气把那中年秀士那种智者般的光芒、以及这少年儒雅威棱的风度都淹没了！但也随即变得疲倦似地靠背椅上。

剩下的两人，失措地对视一眼，竟没有半句说话。

“记得二十年前，我独自蹒跚来到京师——”他的声音较为低沉，似乎是因为缅怀当年之事，以至豪蒙顿减：

“那时候袁道你才是十七八的小伙子！”他的眼光，扫向那中年秀士。

这位名唤袁道的中年文士应了一声“是”，又又道：

“亏得你父亲好眼力，我便一直留居在这里，直至今日。回想起来，我一生予取予携，荣兴辱都是各走极端，有这么的下场，可算是得天独厚——”

歇了一下，他忽又奋然道：

“我素来不惯作退一步的说话，你们此刻听了那些话，也许会十分惊异，难道我也像那些凡夫俗子般，落在“人之将死，其言也善”的窠臼中么？呵，呵——”

少年书生轻轻地叫声师父，道：“你那局棋，不下了么？”

红面老人像是没有听到少年书生的话，忽又将魁伟的身躯坐直，宏声道：

“我刚刚在想，部一代天骄的成吉思汗，当他濒死之

际，会有什么感想和遗言——”

话一出口，顿觉豪气飞扬，须发俱动，神态威猛之极！外面窥看的罗淑英差点儿“噎”地叫出口来！这刻，她心中已知魁梧的红面老人，乃是她从未见过面的师兄朱五绝。她推想到这位“棋琴书画”加上“武功”，称绝天下的师兄，定是中了无可救治的剧毒，故此有这种脸色和这番临终决别的说话。

朱五绝豪气敛处，扼腕慨叹一声，道：

“陵儿你已得了我武功之绝，足可横行天下，你的身世，袁道尚未知道，停会儿可以告诉他，否则将来你们难免误会，因为袁道崇尚儒术，见你大开杀戒，便不免会生出嫌隙！其实，在这举世滔滔，众人皆醉的时世，任何人都可以率性而行！我是主张一个人应该完全将世俗用以束缚性灵的枷锁都除掉，自由地发展其人格，结果怎样，便是怎样——”

袁道嘴唇啜嚅一下，似是想反驳，可是终没做声。

朱五绝又道：

“我的五样绝技，两种已有传人。另外书画两道，世间尽有天纵之才，不必理会。只有“琴”的一项，恐怕会自我之后，终成广隙绝响——”

毒书生顾陵倏然入房，转眼又出来厅中，手里抱着一面古琴，龟纹隐隐，古雅可爱。他将琴放在棋枰上。朱五绝定睛看在这张“玄天琴”歇了好一会儿，才伸手轻轻一抚。

琴韵流转，随风飞扬，虽然只有数声，但外面的罗淑英已听得呆了，但觉心魂直欲随着琴韵飞上云间。前尘影事，斗地兜上心头，不禁热泪满眶。

“嘣”地一响，琴弦尽断。

朱五绝愀然不乐，对琴道：

“你何必再示凶，我何尝不知道啊！唉，琴经所谓：
“众弦俱绝，人琴共亡”！果真不诬，果真不诬——”

他举目一瞥袁道，说：

“此琴系为古昔在隐雨严控鲤升天的仙人琴高所遗，价直连城！然而方今天下更无人能配抚弄此琴，适才此琴已预示凶兆，欲随我于泉下，曷剩浩叹——”

袁道肃然道：

“正该如此，此琴若被凡夫所辱，毋宁与师父同为玉碎——”

朱五绝纵声长笑一声，伸掌一拍，几上的古琴，化为片片碎裂。

罗淑英被他这一下惊醒，收回自家回肠荡气的思潮，暗自忖道：

“这位师兄迈绝古今，在这临终之际，兀自豪情剩慨，不减曩日，与弟子们谈笑从容！这世间上还有什么能够阻吓他的？祇不知他所中的剧毒，有没有什么解救之方？若有的话，我将不辞关山风尘之劳，为他求取——”

这刻，她忽然动了现身相见之心，当年她师父玉蕊仙人，乃是暗中将太清门秘绿授与朱五绝，是以朱五绝算得是太清门别传弟子。

可是，她还未曾有所动之时，厅中的朱五绝已霍然起身。

袁道和毒书生顾陵肃然并立，神情上微微显现得凄惶。

朱五绝拍拍身上衣服的皱纹，倏然转身而出，将要踏出厅门之际，忽然回睨两人一眼。

那两人肃立不动，但神色上的凄惶不安，却已掩饰不住。

朱五绝呵呵一笑，道：

“大丈夫视死如归，你们何必作儿女之态？我此归道山，也是人生必经之路。你们须记取今日之事，以作他年的榜样——”

他再举手作别，然后走出厅子。

歇了一会儿，厅中的中年文士袁道轻轻啁道：

“师父此去，也不知埋骨何处，思之令人凄绝！”

毒书生顾陵奋然道：

“师父一代天人，睥睨当世，岂能临死遗尸塌上，全无气慨！临别之言，教人深省——”

厅外的罗淑英，早已朱五绝离开之时，跟着走开！

这时她已经知道朱五绝乃是趁着尚有余力之际，自己远觅僻静之地，以作埋骨之所。她感染到朱五绝那种对死神仍不屈服的大丈夫气慨。这使她满腔热心沸腾，一时觉得人世上种种磨难，在这位豪情的师兄之前，似乎都微不足道！

她不能暗随师兄行迹，因为她既已知道朱五绝乃是不愿在床第之间死去，而给别人以无力对命运抗争的弱态。这样，她焉能再现身，使得朱五绝临死也无能达成这愿望？

夜已敲过四更，她在万籁俱寂中，回到阁楼上，她在朱五绝离开之后，心中一动，忽又赶回先前那地方，细听毒书生顾陵对袁道说出的身世之后，她才悄然而返。

她寻了两晚，仍不见钟荃下落，结果却出乎意料地，在后园中发现了他的踪迹。

那时，正好毒书生顾陵，使出独步天下的道家罡气，要

将钟荃击毙于掌下，她发出一掌将他挡住。但顾陵跟着又发一掌，这使她大为不满！故此她使出长辈的派头，硬给管那毒书生顾陵不得再轻易使用她嫡传之道家罡气。

毒书生顾陵从那博通古今的朱五绝口中，早已得知太清门的来历，是以明知美貌妇人，乃是他的师门尊辈。这时罗淑英才知道那朱五绝竟是早已识破那本秘绿来历。

她同时也大感意外，因为钟荃不但练有初步的先天真功夫，而且在剑术上的造诣，的是匪夷所思。竟能将她传授的拦江绝户剑，使得发出“嘶嘶”之声的真磁引力来。这境界本来极难到达。必须本身功力已臻化境，加上奇佳的天赋，才能够达到这一地步。是以她也不免为了这“天下无双”的拦江绝户剑法之得传而欣喜不置。几乎想立刻将最后那第七招正反合璧的一剑传授给他。

当时，她将钟荃带出相府，连夜出了京城。

钟荃认得她乃是那山谷中的白发美妇，那时候他叫她做姑姑，而且还蒙她传授了六招十八式的拦江绝户剑。显然对自己甚有好感。可是此刻她却面凝寒霜，而且不准他叫她做姑姑，只好改口学那老叟小毛的口吻，叫她做“大小姐”。

两人的脚程何等快速，天亮之时，已奔出三百余里路。

天色一亮，两人不便再这样奔驰，便在一座庙之前停步。

钟荃的轻功，自然还不及这位武林奇人，因此一路上拼命放尽脚程，此刻，禁不住已稍稍喘息，额上微沁出汗珠。

罗淑英当先入庙，只见庑下一个人睡在地上，厚厚的被褥，将整个身躯包括头部也包裹住，却露出顶门上的发髻。

她不经意道：“把这人杠到后面的小溪摔掉——”

钟荃吃一惊，道：

“这人是此处的庙祝呀，而且，天气又冷——”

她脸色一沉，道：“你敢不听我的话么？”

钟荃屹然直立，倔强地道：

“我没有意思要违抗你，也知道只要你一举手，我便立成粉！，可是，我自问没有对你做错什么事，而且这庙祝也没有开罪别人的地方！你可以用强力将我生命夺去，但不能迫我心中愿意或不愿意做某一件事——”

他自己也惊异起何以能够侃侃而谈。流畅得完全不像以往讷言的习性。

其实他心中早已反覆想过许多问题，但总无法解释一路上何以她会对自己这样，不但拒绝了自己称谓她为“姑姑”，而且态度之冰冷，宛如将要置他于死地。

但这刻他的态度，正是“三军可夺师也，匹夫不可夺志”的老话。

钟荃自幼在昆仑山上，久受诸位大师熏陶，已经形成一种外和内刚的性格，尤其许多善恶的观念，更是牢不可拔。

他的心中，只悬虑着一件事，便是秋月禅师和齐玄去救治陆丹，不知结果如何！但此事是已经决定的了，无论自己在与不在，也不能改变事实！这时他只好将个人之事抛于脑后，仅在奇怪这位美貌妇人，何以会这样对待他，这种行为，不免令他灰心和反感。因为当日他实是诚心为她做了些事。至于剑法，那不过是碰巧学来，并非因要学剑法而为她做那些事！

罗淑英冷笑一声，道：

“嘴吧上说得蛮好听的，可是——”

钟荃面色毫不变动，也不开口分辩。

她道：

“我自从为了一句誓言，将自己禁锢在那山谷的山屋中，整整过了四十个年头，然而，你这可恶的小畜生，却把我迫了出来，小毛也因你而饿死！我真看不出你这种人，还会讲究什么仁义！”

钟荃乍吃一惊，神色变动，问道：“我干了什么事？”

她道：

“你杀了邻谷那位贺谷主，是么？人家每隔十日，便命人送一次食粮用品来，四十年来如一日，也不肯教我知道此事！这样的人，你却把他杀死，小毛因此饿死木屋中，这不是等于你间接杀死小毛。而我因小毛之死，不得不毁诺出屋——你还不知道自己干下什么事？”

钟荃不觉怔住，他那能知道其中有这种连锁关系？事实上，他也不知杀死贺固，只因贺固的外门功夫“白骨罗刹功”太过阴毒厉害，迫得自己不得不以未炼成的“般若大能力”去遮挡，那种先天真气，无坚不摧，能发而不能收，因此将贺固击毙。

他也料不到土行孙贺固，竟是这末一位人物，能够为别人效劳了数十年而不求当事人所知。这才是真正的英雄胸襟啊！他不由得极度后悔和歉疚杀死这么样的人物。

于是，他的面色由灰转白，极是难看。

罗淑英举棋不定地沉吟一下，她正在疑惑这外表诚朴的少年是否表露出真情来。若是真情的话，那末他之杀死贺固，必是另有内情，并非以前所想像的伪君子。

但忽然间，她又觉得这种诚实的德性并不可贵，这好像

是个累赘，常常使人有束手缚脚的苦恼。

于是她仍然轻蔑地哼一声，抛开刚才的思想。重复仔细地打量这少年人一眼，然而，这少年脸上那种磊落的神情，与及挺直的身躯所表示的坚定意味，使她一时没话可说。

又歇了一刻，她道：

“你虽然表示得很坚定，并且对杀死贺谷主之事悔改，可是他终是死了，再也不可复生，至于你，也未必硬得过我的酷刑。你信不信——”

钟荃暗中打个寒噤，他知道道家玄门，甚多稀奇怪异的法子，尤其她的太清派，更是玄门中最厉害的一派，武林中各家派本也有不少阴毒的手法，能使人苦不可当，但求速死！她乃是太清派的嫡传掌门人，所施之手法，自然更加厉害。

“我并不想以威迫你。她又道：

“我只要你知道一件事，便是普通人所认为为“对”的观念，对我未必适用！即如你方才违抗我的命令，只因为我的命令太以残酷无人道，故此你宁死不从！这本是丈夫气概，男儿本色！可是对我而言，却不适合，你最好明瞭这一点——”

钟荃听了，茫然点头。她这番话，未尝不是道理，但却有点太过玄妙的道理，可把他弄得有点混淆，似乎许多事情无从推论了！

罗淑英得意地微笑一下，似乎是甚为欣赏这些自创的道理。

霎时间，她自己也安心了！自从她在迷魂谷禁锢了四十年，她已不属于这个世界，然而，她总未能够安心地超然于

人世之上！如今理论上既有所根据，便能够安心了！

她举头四看，这座庙宇因为年久失修，其中一个角落竟然坍塌，露出个大缺口，神龛上供着的三清神像，都残缺陈旧不堪，蛛网处处，败叶满阶，十分荒凉光景。

这样子的破庙，又是在人迹罕至的旷野，还有个庙祝，倒是件奇事！不过，她没有理会却认为这庙祝大是冒渎神灵，也不收拾一下各处，罪已该死！

她道：

“我已是另一个世界的人，操有这世上人们的生杀之权，你可明白？”

钟荃连忙摇头道：“我一点也不明白，你越说就越糊涂！”

她不悦地哼一声，却听钟荃又道：

“除非你已不在这天地之中，否则，总是和这天地浑然一体，可是您却否认这道理！”

罗淑英秀眉微蹙，愠道：

“小孩懂得什么？你试试幽居四十年而不出屋半步的滋味——”

钟荃努力搜索以往累积的学问，打算发挥一下自己刚才的主张，可是，他终于被迫放弃这企图，因为他确实无能为力。

要知罗淑英幽锢空谷达四十年之久，不免心理有点变态，关于事物的“是”也“非”，往往因时间而改变。再说她虽然认为自己已非世俗之人，乃是超乎现世的！殊不知凡是不满现实的人，究其本身已是现实的累赘。因为同一个天地产生了现实，也产生了她本身。她如何能将自己从浑然一

体的天地分割出来？有如我们将自己的肢体分割开？

当然钟荃无法说出这番道理，指出她仅仅是不满现实而已。

她变得严厉地道：“现在我命你将那庙祝掷在庙后的溪中！”

钟荃但觉自己许多观念都崩溃了，那是不但在理论上无法站得住脚，而且，据本上也无法抗拒强权暴力。

他悲哀地叹口气，走过庑廊下，一下将那庙祝连人带被抗起来，脚尖微一用力，已飞从出庙去。

庙后的小溪离这庙大约有半里之远。罗淑英等他出了庙后，立刻便摄神静虑，倾听动静，她这一留上神，可以察知周围数里内的动静。

钟荃一迳飞跃到半里外的小溪旁边，忽然心上掠过一个念头。

“唉！不管怎样，胡乱杀人倒底不对，即便她有权这么干，但我可不能做帮凶呀！若给师父知道，岂不大大伤心？我不如悄悄将这入放了，另换块大石掷下溪中充数——”

眼光一瞥，正好瞧见不远处有块大石头。

他这刻却不知道庙中的罗淑英，这位一代奇人正以无上玄功，倾听着他的一举一动。当他停步思维，罗淑英已经知道了，并且猜疑他有这种企图，立刻施展出无上轻功，宛如御风般飞来。

不久工夫，她已经无声无息地来到他身后数丈之外，察看着他的动静。只要钟荃一违背她的命令，便立刻发出道家罡气，将他粉身碎骨。

危机四伏，存亡一发，钟荃倏然双手举起长形被包，高

举过顶。

她失望地吐口气，收回那弩张剑拔的势子，暗忖道：

“这少年果真诚实不欺，心口如一。既没有违背我的命令，可不便此刻杀他！”

只见钟荃双手一扔，“扑通”一声，将手上的长形被包扔在溪中。

裹住的棉被在水中忽然松开，被中的人倏地浮现出水面。

她的眼力何等锐利，已瞧见那顶髻，正是如假包换的那庙祝。立刻如响斯应，翻身飞纵回庙。

这裏钟荃还踟躅溪畔喃喃自语道：

“庙祝啊！你别怪我太狠，把你已绝气多时的尸身掷在水里头，换作我是你，也愿意将无知觉的臭皮囊，换回活人的苦难——”

原来当他想到要暗中放掉的那庙祝时，立刻便发觉肩上的人有异。因为他将这庙祝抗在肩上，无论如何，即使没有醒来挣扎，也应柔垂软下。但这刻肩上的人仍然硬绷绷地直挺着，简直是具僵了的尸体。

当下伸手一探，触手处冰冷如石，毫无半丝生气。这才知这庙祝依然躺在被窝中之故。

于是他便决定将这尸体掷下溪去，只因他是个心胸豁达，极肯为人设想的老实人，反正人已死掉，掷在溪中还不是所差无几？殊不知此举却救了自己一命，亦不可谓不险了。

他回到庙中，只见罗淑英盘膝坐在供案前的地下。

曙色已侵入庙中，晓风括得阶前的败叶，发出枯燥的声

音。

她惘然地注视着—张残叶随风移动，直到那残叶吹到阶边，再也不能移动，她的眼光也定在那里！

钟荃在阶上坐下，离她不远。

他觉得这几个时辰的尽力奔驰，比之厮杀整天还要疲累！当下双手托腮，肘子搁在膝头上，努力松弛一下。心中不由得想起那匹变得神骏非常的黄马来！

他将以后的事完全撇开不想，因为他这时感到，自己已经失去自由！以后的事，全都不由自主了！何况许多事情，都是他无法得到答案的！

心上忽涌现起陆丹的情影，禁不住怅惘地叹口气！

“她也许赶得及救活，但也许已经死了！唉，这人生是多末变幻无常啊！”他叹口气，又痴想道：

“若果她远在上，而我能够永远和她在一起的话。即使要备受无数苦难，才能得到这美满的结局，我也愿意——”

侧面的罗淑英被他叹息之声惊动，转眼注视着他，发觉了那种落寞的神情。

她不满地摇摇头，轻轻道：

“秋天又到了，然而你这年青人懂得和遭受过什么？也学那些饱受风霜的人般，无端嗟叹！”

她随即将视线移开，仍然用轻轻的声音念道：

“少年未识愁滋味，爱上层楼，爱上层楼，为赋新词强说愁！如今识尽愁滋味，欲说还休，欲说还休，却道天凉好个秋——”余韵袅袅，楚楚动人。在她这时候，果然是“欲说还休”的心境，是以这首词，份外能够感动自己。

这一刹间，她已流露出女性的温柔，使得钟荃不知不觉